

没钱时慌，有了钱还慌，有了大钱更慌。
有时候，钱带来了幸福，却夺走了安全……

张小木◎著

首部直面富人安全危机的原创小说
全面揭秘私人保镖生活的文学作品



中国盲文出版社

没钱时慌，有了钱还慌，有了大钱更慌。
有时候，钱带来了幸福，却夺走了安全……

张小木◎著

首部直面富人安全危机的原创小说
全面揭秘私人保镖生活的文学作品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慌/张小木著. —北京: 中国盲文出版社, 2005. 4

ISBN 7-5002-2143-6

I. 慌…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44212 号

慌

著 者: 张小木

出版发行: 中国盲文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城内街 39 号

邮政编码: 100072

电 话: (010) 83895214 83895215

印 刷: 北京顺义富各庄福利印刷厂印刷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 × 1230 1/32

字 数: 330 千字

印 张: 14.5

版 次: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02-2143-6/I · 354

定 价: 24.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第一章 旷野奔命 1

1. 老板裴多德去翡翠园为父亲做十周年祭奠,途中想起第一次去时的情景,曾遇到一块奇石和一个僧人,至今未解开心中谜团……
2. 走到茅草地突遭歹徒劫杀,祭奠队伍方寸大乱,裴多德在众亲朋保护下死里逃生……
3. 雨夜里裴多德从昏厥中苏醒,一路狂奔去报警,突然被一个巨大的黑影绊倒……

第二章 祸不单行 32

1. 同一天下午,裴多德太太秦芳飞在家中被两个蒙面歹徒强暴,脸上被划下无数刀痕……
2. 急救中大夫要检查秦芳飞的下身,以获取歹徒的 DNA 样本,却被她严辞拒绝……

3. 通过残留在裴家客厅沙发缝隙处的精液,警方检测出了两名男子的 DNA 样本……

第三章 保镖丁三贵 53

1. 为保安全裴多德开始招募保镖,副总李强请来了梅大师帮忙做面相分析……
2. 裴多德在街头遇到了武功过硬见义勇为的丁三贵,决意让他做自己的贴身保镖……
3. 不久丁三贵孤身潜入风险之路,出色完成了任务,得到了裴老板的高度信任……

第四章 恐吓信 84

1. 裴多德收到了一封索要巨款的恐吓信,他由此怀疑大劫难是商业死敌徐平风所为……
2. 出国下榻酒店突发火灾,裴多德认定是徐派人故意纵火,故带丁三贵直捣徐的老巢……

第五章 心病 106

1. 遭强暴后秦芳飞患了严重的心理障碍,总嫌自己肮脏,每天要无数次地洗手洗澡……
2. 裴多德没勇气说破强奸一事,未料不久太太怀孕,流产后她从此拒绝与他做爱……
3. 张愚做了秦芳飞的私人保镖,却用肮脏的意念不断影响她,使她的病态心理加重……
4. 丁三贵目睹秦家女主人花钱如流水,联想起家人的贫困生活,心中常愤愤不平……

第六章 神秘的梅大师 141

1. 梅大师给丁三贵做面相分析,说他有“聪明 + 贫穷 + 野心”之相,是最危险的员工……
2. 得知梅大师是早年被他开除的员工聂氏兄弟的亲舅舅,裴多德心中充满了不祥之感……

第七章 美女保镖 158

1. 李强劝裴总留意丁三贵,裴多德便决定让文武双全的美女江灿做秘书兼私人保镖……
2. 在咖啡厅裴多德与仇家郎军遭遇,对方欲大打出手,江灿情急之中跳起了脱衣舞……
3. 从老照片上江灿偶然发现郎军是她失踪多年的父亲的朋友,故再次求他放过裴多德……

第八章 拯救婚姻危机 186

1. 秦芳飞得知江灿和丈夫的特殊关系醋意大发,为惩罚丈夫,假借做爱狠狠戏弄了他……
2. 裴多德带太太看心理医生,在孟大夫启发下他查明现实诱因来自于太太的保镖张悬……
3. 张悬得知被炒鱿鱼后突然疯颠,警方最终查证,张悬的幕后操纵者是梅大师……
4. 周末裴小菲放学失踪,为救孩子警方与厉鬼般的梅大师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对话……
5. 江灿救小菲有功,秦芳飞感激之中又添嫉妒,在烛光晚宴上故意踩破了她的丝袜……

第九章 背叛 233

1. 丁三贵家中遭大难,他跟裴总借钱救弟弟一命,未能如愿,他对情义由此绝望……
2. 痛苦绝望之时丁三贵接受了徐平风的慷慨援助,并偷给他看了公司上市的卷宗……

第十章 攻守同盟 255

1. 秦芳飞得知丁三贵的背叛,将错就错以此要挟,让他追查丈夫和江灿越轨的证据……
2. 丁三贵迫不得已按秦芳飞的要求去做,一次次用录音笔窃听老板与江灿的私人谈话……
3. 迫于良知丁三贵不愿再做下去,秦芳飞却要拉他去见裴总,当场揭穿他的背叛……
4. 丁三贵藏在假山盆景中的录音笔无意被裴多德发现,他羞愧难当,不辞而别……

第十一章 欲望 298

1. 裴多德对太太彻底失望,与之分居,他渴望得到理想浪漫的爱情,重新找到情感归宿……
2. 裴多德写诗向江灿求爱,却未被理解,在贵宾套房里,他压抑已久的情欲猛烈迸发……
3. 江灿拒绝了裴多德,求郎军帮她实现寻父梦,一段曲折经历使她终于回到了现实……
4. 求爱失败为挽回自尊,裴多德找到对他仰慕已久的女人,云雨之欢后深感内心空虚……

第十二章 大崩溃 330

1. 徐平风摇身变成了多德上市公司的总监,裴多德痛心失足于对丁三贵的高度信任……
2. 素未谋面的万鼎董事长万雄洲要告发裴多德向政府官员巨额行贿,令他惊恐万分……

第十三章 逃 遁 351

1. 有人举报裴多德侵吞国有资产,他想找到文件证明自己的清白,文件却不翼而飞……
2. 裴多德走投无路,只好听从王飘扬的建议,背负着畏罪潜逃的罪名出逃异地他乡……

第十四章 心理狙击战 367

1. 秦芳飞协助警方做张悬的工作,张竟提出尴尬的条件,她为救丈夫含辱答应了他……
2. 逃到乡下的丁三贵得知裴总的处境后无比内疚,悄悄返回新城决心立功赎罪……
3. 丁三贵凭记忆找到举报人韦大宝的线索,多日卧底侦察,与警方联手将其擒获……
4. 王飘扬顶住压力让丁三贵协助查案,证实韦大宝是戴着死者假面具的在逃犯聂保国……

第十五章 回 归 422

1. 真相大白于天下,历经磨难的裴多德回到新城,这时他

已感荣辱不惊心静异常……

2. 为救公司裴多德将 51% 股权拍卖,出乎意料的是,对手郎军却成了夺标的赢家……

第十六章 再过茅草地 422

1. 裴刘氏大喊着烂离开人世,裴多德不懂母亲叫喊的意思,试图解读母亲的生命密码……
2. 在送葬途中丁三贵蹊跷中弹,翌日王飘扬来看裴多德时,告诉了他一个惊人的秘密……
3. 聂氏兄弟的供词令人吃惊,为报复裴多德,他们制造了大劫案并决意死死纠缠他……

尾 声 翡翠园之谜 444

裴多德受梦境之托重返翡翠园,在黎明时分打开了僧人留给他的灰布包,一系列谜团终于被一一解开……

第一章 旷野奔命

1

这次去祭奠父亲，裴多德心中比较平静。已经是第十次了，习惯成自然，他把祭奠当成了每年必做的一个仪式，因此不会过多地感伤。

父亲的墓地离裴多德居住的城市很远，出了城以后，还要途经一段高速公路和一大片人烟稀少的废弃矿区，再经过很长一段坑坑洼洼的小路，才能到达。总体算下来，足足有三百多公里。即使早晨天不亮就出发，当日返回的时候，也已是夜半时分了。而且，裴多德每次去祭奠父亲，从不在当地过夜，即使天气再不好，他也要当日赶回。就好像他有意在和死去的父亲赌气和较劲似的。

裴多德深爱着父亲，但这也不影响他和倔强一生的父亲赌气，就好像父亲活在他的眼前一样。小时候，他就爱和父亲赌气，他把厚厚的嘴唇撅得老高，父亲就把右手的食指弯成勾状，从他高高的鼻子上面刮下来，一直刮到他的嘴巴下面，鼻涕泡和哈喇子常常被拖泥带水地一起刮下，同时，父亲用一句话就能把他逗乐。父亲说：“嘴撅那么高干吗？能挂住油瓶子了。”只需这一句话，裴多德准乐。裴多德长大了，父亲老了，情形就像扭转乾坤一样倒了个个儿，裴多德不再跟父亲赌气了，父亲却总是跟他赌气。父亲的有些意见裴多德没有采纳，父亲就跟他赌气，也把嘴撅得老高。裴多德自然不能用手指去刮父亲的鼻子，那样就太不成体统了，他只是学着父亲的样子说：“嘴撅得那么高干吗？能挂住油瓶子了。”只需这一句话，父亲准乐。

父亲走后的这十年间,没有人跟裴多德赌气了,裴多德也没法跟父亲赌气了。但是一想起远在异地的父亲的魂灵,裴多德就会在悲伤情绪的笼罩下再一次把厚嘴唇撅得老高,所不同的是,无论他把那句过去常说的“挂油瓶子”的经典语言默想多少遍,也引不起脸上的笑意。虽然父亲不在人世了,他也要告诉另一个世界的父亲,每年长途跋涉去看他一次有多么不易,他老人家也该知道疯狂地赶夜路对儿子来说意味着什么。裴多德真的不明白,他所居住的新城好好的,可父亲为什么不让他把骨灰安放在这座城市,非得安放在几百里以外的地方?父亲到底图的是什么?裴多德根本没有机会和父亲讨论这个问题,父亲活着的时候他只字不敢提,父亲死去以后他又没法说了。因此,裴多德只能按父亲的遗嘱办,他不能违背父亲的意愿,他不能对不住将大半生心血都花在了他身上的父亲。

父亲的墓地所在地,是裴多德在父亲去世后才知道的。开始裴多德就想把父亲的骨灰安放在新城,可当他从母亲手里接过父亲的遗嘱时,愣了。对于把自己的骨灰安放在哪里的问题,父亲在遗嘱里早已做了详尽的交待。他指名道姓要去一个叫翡翠园的地方,还密密麻麻地画了张地图。这个地方裴多德过去连听说也没听说过,正在犹豫不绝的时候,母亲玩味着父亲画的那张地图很深沉地说了一句:“就按你父亲的意见办吧。”裴多德明白,如果不按父亲的意见办,这辈子他的灵魂都不会得到安宁。

他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寻找翡翠园的经历。那是十年前五月里一个雾蒙蒙的早晨,他交待好公司的事情,就开着一辆吉普车独自一人上路了。他原本想带上一个助手与他同行,但想了又想,还是自己去了。他觉得要陪着父亲的亡灵走那样遥远的路,还是自己一个人去最好,因为此时他的心很孤寂,他不想与任何人说话。他按照父亲遗嘱上画的草图,按图索骥寻找那个神秘的地方去了。那时候的路远没有现在好走,高速公路尚不存在,只是一条不太宽的林荫路,南北方向各只有一条行车道,如果有一辆车坏在路上或者出现车祸,那后面的车辆就不知要堵到什么时候了。但他还算幸运,基本顺利地通

过了那段路。接下来，他开进了一片矿区，矿区也不如现在这般荒凉，可偶尔见到过路的运输车辆和煤矿工人，他一边看图一边开车，倒也算顺利地把这一段路走下来了。

车子开出矿区以后，他迷路了。小路在他的眼前分了岔，一条向东南一条向东北。父亲画的地图上只标有一条向东的小路，现在却突然又冒出来一条，他不知该走向哪一条路了。他索性把车子停在路边，点着了香烟深吸一口，等着问过路的行人。

等了足足一个小时，也没碰到过路人，他有些急不可耐，额上和鼻尖上都冒出了细碎的汗珠。

太阳快要落山了，他焦急地四下张望，突然发现在前方不远岔路开端处的南侧立着一块灰绿色的巨石，其状呈不规则的椭圆形，好似一枚立着的巨蛋，有小半截深扎在土里。他好奇地走过去，发觉巨蛋的形状又呈现出一些微妙的变化，它有点像一只昂首挺胸的企鹅，又有点像一个身穿盔甲的卫士，还有点像一枚阴森恐怖的炸弹！它到底从何而来？猜测之间他已走近那巨石，站在岔路中央他才发现，巨石上好像浮动更加神奇的东西，似有两个浅浅的大字，龙飞凤舞，活灵活现，天然而成。乍一看不像字，其实就是巨石的花纹。仔细一看，才觉得它像极了一幅韵味十足的狂草，实乃天意所为，这两个字就是“问天”。奇怪的是，只有站在他现在的位置才能十分真切地看清这两个字。他往前迈了几步，字迹就变得破碎，令他眼花缭乱；他往后退了几步，字迹就变得模糊不清，一点也看不出个究竟。只有回到原来的位置，才能真切地感觉到那两个字的存在。

这问天石真是太神奇了！他边想边围着巨石转了一圈，他不知有没有人发现这个秘密。回到原地的时候，他终于明白自己该怎么办了。到底要走哪一条路，何不问一问天？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枚一元硬币，高高地抛向暗淡下来的天空。他决定，如果菊花的那一面朝上，他就走东南面的小路，如果数字的那一面朝上，他就走东北面的小路。被抛向空中的硬币快速地坠落到地面，弹跳了两下立了起来，沿着一个缓缓的坡滚下去，像一个微

型的小车轮。滚动的硬币突然遇到了一个石子，它挣扎着晃了两晃，躺在地上不动了。他走过去一看，菊花的那一面朝上，他立刻上车，向东南方开动了车子。他希望这次撞上好运。

有上天相助，裴多德还真的选对了路线。

当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驶出了那条漫长而坎坷不平的小路时，天差不多已经黑下来了。他的眼前出现了一片山丘，再继续往前走已经不太可能，万一车子陷进坑洼的地方，想出都出不来。

阵阵暖风吹过来，很舒服，他决定找一个有利的地势停下来，拿出自备的干粮，就在车里过夜。车子驶出了一个山坳，又爬上了一个缓坡。他远远望见，黑黢黢的山上有一座不太高的房子，像是个寺庙。他把车开过去，果然如此。他在寺院外一个平坦的地方停了下来，下了车。

寺院的大门是关着的，门的缝隙间透射出了微弱的光亮。他想去为父亲的亡灵、为自己、也为所有自己所爱的人烧三柱香。

他叩响了寺院的门，里面半天没有动静。当他正要推门进去的时候，门“吱呀”一声被打开了。开门的是一位身穿灰色长袍的老僧人，他的背有点驼，脸色黯淡，皱纹满布，被刮得光亮的头皮上冒着清冷的光。裴多德定睛看时，觉得僧人并不很老，最多比自己年长十来岁，也就是年过半百的年纪吧。裴多德将目光从僧人脸上匆匆扫过，感觉到他的那双眼睛很特别，好像从来没有见过有谁的眼睛里能放射出这样独特的光芒——平淡而又锐利。这是一种不露声色的凡人少有的光芒，是一种能把人一眼看穿的光芒。裴多德在这片光芒里情不自禁地悸动了一下，他发现僧人正在用这种目光打量揣摩着自己，于是毕恭毕敬地鞠了个躬。说了声：“您好。”

“请问施主夜晚到此做什么？”僧人并没有立即收起那片光芒，但却语气平和地问。

“我想给亲人烧三柱香。”裴多德的目光无意间与僧人的目光相遇时，他感觉心灵之门突然被叩响了一下，但又一时打不开它，因为好像年代太久了，门上的铁锁已锈蚀斑斑。他仿佛觉得这目光不

知从哪里见到过，虽然近在咫尺，又好像远隔天涯。

“进来吧。”僧人一扭身，收回了那片目光，在前面引路。

裴多德把脚迈过寺院高高的门槛，走到院子中间的时候还一直在想着刚才相遇的那片目光，他努力把自己的思绪放飞得远一点，再远一点，结果还是徒劳，他什么也想不起来。他加快了脚步，追上了僧人。然后用余光又扫视了一下和自己并排走着的僧人，当他发现僧人也在用余光打量他的时候，他很尴尬。僧人也有点尴尬，他脚步略微停顿了一下。这时，他们正好走到了院子中央摆放着的一只巨大的香炉跟前。

“施主请稍候，这里的香用尽了。”僧人说罢侧过脸去喊了一声：“上香！”

不一会儿，一位小僧人拿来了香，交给老僧人，便退了回去。老僧人不看别处，只是目光定定地看着香，把它交给裴多德。

裴多德接过香，在香炉旁摇曳的烛火上慢慢点燃。待三柱青烟袅袅上升并在黑暗的寺院上空盘旋开来的时候，他把香深深插进了香灰里。他虔诚地站在香炉跟前，将双手合十举至胸前，闭上双目，默许着自己的心愿。

僧人静立在一旁，双目微合。

野外的空旷与宁静笼罩着这片黑暗的世界，在这宁静幽深的氛围中，人的心灵仿佛也会变得博大而空冥。裴多德就感到了自己的心房正迅速胀开，他的三个心愿正张开翅膀，在这个辽阔宁静的世界里遨游飞翔。许愿完毕，他走进正殿，当着僧人的面，从衣袋里掏出六张一百元崭新的纸币，一张一张投进了供桌前面的功德箱里。噌亮的钟声响过之后，他扭头对站在一边的僧人说：“这地方人生地不熟，我想图个六六顺。另外，顺便跟师父打听一下我要找的一个地方。”

“施主请讲。”僧人慢悠悠地吐出四个字来。

“翡翠园，您听说过么？”

僧人瞬间将眼睛眯成一条缝，他十分含蓄地一笑，说：“何止是

听说过？你找到我这儿，就等于找到了翡翠园。”

“这里就是翡翠园？我已经到了翡翠园？”裴多德惊喜万分。

“正是。”僧人忽然又睁开双眼，仿佛张满了定力似地说：“施主，翡翠园已经在你的脚下了。”

裴多德下意识地看了看脚下，是一片青灰色的水泥地，他有些疑惑不解地说：“那么请问师父，翡翠园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这个……无法言表，只有身临其境，你才能知晓。”僧人的目光也开始犹疑起来，他接着说：“不过，请问施主，你尚且不知翡翠园是个什么样的地方，为何要来此呢？”

“我是想把父亲的骨灰安放在这儿。”裴多德惴惴地说。

“噢？请问施主是本地人吗？”

“不是，新城人。”

“新城人？新城人为什么不把骨灰安放在新城，而要大老远的安放在翡翠园呢？”

“怎么，不可以吗？”裴多德有点警觉地问道。

“不，不，施主不要误会，我不是这个意思。”僧人习惯性地双手合十举起，闭着眼睛嘟囔了一阵儿。好像这样一来，就能把一切误会都赶走了。

“其实说起来，连我自己都搞不清楚这是为什么，我不过是遵奉父命。”裴多德说。

“请问施主贵姓？”僧人再一次把他那独有的目光抛洒过来。

“姓裴。上面一个‘是非’的‘非’，下面一个‘衣服’的‘衣’。”

“啊……”僧人立即垂下眼皮，点着头，发出了一声意味深长的感叹，然后就不再言语了。

裴多德心里着急，感觉僧人想说什么却又欲言而止，看样子不像是在故弄玄虚，他很想听到下文，于是对僧人说：“怎么，这个姓氏不大好吗？把字拆开了念，就是没有衣服穿的意思，是不是不大吉利？”

“施主您又误会了，我是觉得这个姓氏不太多见，仅此而已。”僧

人的脸上划过了一丝含而不露的笑意，那似乎是一种难于理解的表情。

“是不多见。”裴多德琢磨着僧人的表情说。见僧人半天不言语，他又解释道：“不过呢，我现在可不是没衣服穿，绫罗绸缎对我们裴家早已是不在话下了。”

僧人一挥手，像是要赶走什么似的，说：“不要误会，不要误会。我早就看出来了，裴施主远非常人可比，您现在一定是大富大贵呢！”

在昏黄的灯光里，裴多德发现，僧人的眉宇不经意地跳跃了一下，脸色随之明显地抑郁下来。他正想请僧人给他解解字，说说他下一步的人生机缘如何，却突然听见“啪”的一声，僧人的一只手响亮地打在自己的嘴巴上了。僧人把手半握着从嘴巴上拿开的时候，慢吞吞地说：“不得了，才到五月初，我们这里的蚊子已经给养得很肥了。你们城里入了夏才有蚊子吧？”说完，他张开手掌，一只肢体健硕的蚊子果然躺在了他的手心里。僧人的手心被染上了蚊子的血污，不，实际上是僧人自己的血污。裴多德很惊异，就在短短的一瞬间，蚊子竟然吞食了那么多的血液，把僧人的手心都给染红了。

这时，只见僧人将右手的中指弯至手心，指甲盖正好立在那只健硕的蚊子跟前，他只把手指轻轻往外一弹，沾着血污的蚊子就被弹飞了。僧人搓着手掌上的血污说：“施主如果不急的话，先在我这里住下。我们这里偏僻，夜晚天黑得很，不像城里有路灯，我们这沟沟坎坎的山路是不大好走的。万一遇上劫匪，那可就……”

“怎么，这里真的不那么太平吗？”

“那倒也不是。我是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别说这荒郊野外，就是在你们城里，也不能说是百分百的太平吧？”

裴多德点头称是，心中却在一直盘算着僧人叫他留下来的真实动机。

这时，僧人抛过去一句话，很轻松地就将裴多德的防范之心戳破了。僧人说：“裴施主用不着信不过我，我是出家之人，只做积德行

善的事。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这回轮到裴多德尴尬了，他连连说：“师父您别误会，别误会，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心里盘算着，明天……”

“明天一大早，我就带你下山去见一个人，当场就可以办妥一切入园手续了。”

裴多德点头同意，其实他原本就没有打算回去。他不得不暗自佩服僧人富于心计，本想跟他来一番斗智斗勇，可序幕还没拉开，就被他戳破，而且不给他留有一点回旋的余地。在僧人面前，裴多德只能心无他念地答应留下来了。

攀谈过后，裴多德打开了行囊，简单吃了些自备的干粮，就随僧人来到了一间简陋的小屋。屋里只有一张单人床和一个供台，供台上放着一尊金色的小佛像和几小碟供品。他躺下的时候，床板被他高大的身躯压出了吱吱呀呀的声响，他有些不习惯，但一想总比在车里过夜要舒服得多。刚才僧人的言语表情一时间还挥之不去，于是他回味着僧人那片平淡而锐利的目光渐渐入睡了。在梦里，他做了好几个奇奇怪怪的梦，但好像都和那片目光无关。在这座简陋偏远的寺庙里，他睡得还算安稳。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裴多德就醒了。他一轱辘爬起来，穿好衣服后就去找僧人。僧人早就在诵经了。虽然裴多德脚步轻得如枯叶落地，可僧人已经知道了他的到来。僧人只略微停顿了一下，又诵了一会儿经文，才扭头对裴多德说：“哦，裴施主，你醒了？昨夜睡得还好？”

“还好，就是蚊子多了些。”裴多德不停地抓挠着身上说。

僧人笑了笑，说：“涂点香灰就没事了。我们先吃点东西，这就下山。”

“还是我自己去吧。”裴多德说。

“不，我们一同去。”僧人语气坚定地说，“先吃点东西再走。”

早饭很简单：一个馒头，一碗白米粥和一小碟咸菜。僧人吃得很快，他自顾自呼噜几下就喝完了粥，随后用手抹了一下嘴巴，便先行